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西藏藏传佛教建筑研究》(编号: 50678082) ·

外来文化影响下的大昭寺多元化建筑风格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Foreign Culture
Diversity Jokhang Temple Architecture Style

宗晓萌 Zong Xiaomeng
汪永平 Wang Yongping

中图分类号 TU-098.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3-739X (2011) 07-0162-04

摘要 大昭寺是拉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 至今仍是西藏最具特色的古代建筑和历史中心区域之一, 该文主要阐述了该寺庙建筑在受到众多外来文化影响下而形成的多元化建筑风格。

关键词 大昭寺 外来文化 多元化 建筑风格

Abstract Jokhang Temple in Lhasa, the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religious center of Tibet, is still one of the most unique ancient architecture and historical regions, and this paper mainly expounds the architecture style of the temp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foreign culture.

Key words Jokhang Temple, Foreign culture, Diversification, Architectural style



图1 女魔现代绘画及十二座镇魔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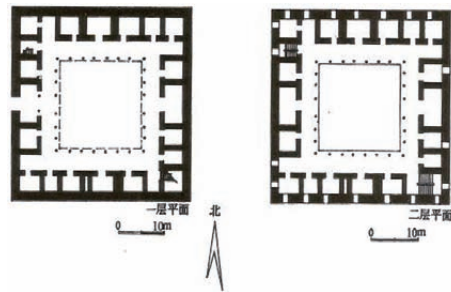


图2 唐朝时期觉康佛殿平面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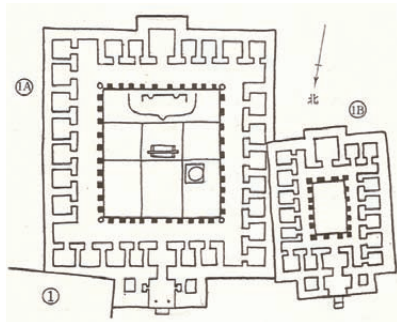


图3 印度那烂陀寺僧房遗址

拉萨大昭寺是驰名中外的古老寺院, 始建于公元7世纪中叶, 由松赞干布(吐蕃赞普)、文成公主(大唐公主)、墀尊公主(尼泊尔公主)以及来自汉地、尼泊尔、西藏的工匠共同建造, 后经历代多次修葺和扩建, 形成今天占地25100m²的大型建筑群。其建筑风格独特, 金壁辉煌的鎏金宝顶、红白相映的高墙和富丽堂皇的装饰, 组成如此雄奇壮伟的朝拜圣地。

自建立以来直至今日, 它经历了不同地区、不同时代工匠的修建, 融合了西藏本土文化以及外来文化, 从而形成了其多元化的建筑风格。

1 外来文化传入吐蕃

吐蕃王朝建立之后, 松赞干布开始加强对外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他身先士卒地学习和推行藏文; 派遣贵族子弟分别到汉地和印度学习, 广泛吸收吐蕃周边地区的发达文化。他还向汉地和尼泊尔提亲, 迎娶了两位外族公主为妃。在当时, 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联姻制度, 不仅是一种政治联姻, 也是一种文化联姻。外来文化的引进大大推动了吐蕃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宗教的发展。

从建筑方面来看, 通过引进佛教的渠道, 藏族建筑尤其是佛教建筑, 吸收了国外以及汉族建筑艺术, 并且, 逐步将外来建筑

元素融入到本土建筑文化之中。吐蕃王朝之前，西藏没有佛教，因此也没有成熟的佛教建筑。西藏早期的苯教只建有神殿，“苯教师多在山洞、石窟中修行，多数苯教徒则居家修行。”^①在佛教传入西藏之后，苯教才开始效仿佛教普遍建立寺庙。

在佛教开始从大唐、印度、尼泊尔等地传入吐蕃的过程中，也同时将曼陀罗之类的佛教元素带入吐蕃。在吐蕃王朝时期建立的一些寺庙的平面布局中可以看到曼陀罗的痕迹，如山南桑耶寺、日喀则白居寺的主要佛殿平面作复式十字折角形，此种象征曼陀罗的寺院形制自公元4世纪起就为印度寺院流行的形制。公元7世纪，佛教建筑在西藏还是一种新兴的建筑形式，所以，吐蕃时期所建的寺庙平面布局形式多模仿印度寺院。本论文中阐述的拉萨大昭寺，其最早修建的觉康佛殿的平面形制就来源于印度佛寺建筑中的毗诃罗，而该寺庙本身就是由汉地、尼泊尔以及吐蕃工匠共同兴建的，是在多种文化融合的背景下产生的。千百年来，大昭寺建筑经历了历史的考验，是外来文化与西藏本土文化成功融合的典型实例。

公元13世纪后，西藏高原纳入元朝版图，藏传佛教在元、明、清历代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发展较快，其寺庙的规模和数量也得到了发展。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成熟，西藏的佛教建筑越来越多地体现出藏族建筑的特征。

2 外来文化对大昭寺建筑的影响

通过查阅西藏、汉地、尼泊尔及印度等地宗教建筑的相关历史书籍，笔者得出结论：吐蕃王朝时期，汉地文化对西藏宗教建筑的影响主要在选址方面，印度和尼泊尔的影响主要是在一些寺庙的总体布局和建筑的装饰部分，而整个建筑的主体结构和建筑的外形仍反映出西藏传统建筑的特点。

现从如下几个方面具体阐述外来文化对大昭寺早期建筑的影响。

2.1 寺庙选址——受汉地堪舆术影响

唐朝初期，佛教与汉地传统的儒家和道教学说，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收和融合，一度出现了道中有佛、佛中有道，道佛结合的趋势。公元7世纪，汉地的五行和堪舆术等与巫术有关的书籍由文成公主传入吐蕃，并被译成藏文。据《西藏王臣记》记载：“文成公主带来汉地五行图经三百部”，其中就包括五行、阴阳、八卦、占卜和堪舆等方法的书籍。与此同时，吐蕃王朝还派人到唐朝长安进一步学习唐朝文化。

精通堪舆术的文成公主测算出吐蕃的地形像是一个仰卧的罗刹女，女魔呈头东脚西仰卧，其心脏在今天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首府——拉萨。罗刹魔女，在许多人看来是恶鬼的代名词，而且佛书也说：“罗刹是恶鬼之通名也。”罗刹女乃“食人之鬼

女也”。所有的书籍都把罗刹女的形象描绘得十分狰狞可怖，说她们是青面獠牙，血盆大口，是吃人肉、喝人血的恶鬼。总之罗刹魔女是非镇压不可的凶神，否则西藏就没有安宁太平的日子。

于是，根据文成公主的卜算，西藏人民在拉萨也就是罗刹女的心脏位置建立大昭寺，随后又在罗刹女身上的十二个重要的穴位建立寺庙。这十二座寺庙根据位置的不同分为镇边寺、重镇寺和镇肢寺：“在雅砻修建昌珠慈氏不变佛殿（乃东县境内），用来镇压罗刹女左肩头；在卫拉建噶蔡寺（在今墨竹工卡县境内）镇压罗刹女右肩头；在约茹建藏章寺（在今南木林县境内），镇压罗刹女的右胯骨；在如拉克建仲巴江寺（在今拉孜县境内），镇压罗刹女的左胯骨。这四座寺是四大镇边寺。在工布建布曲寺（在今林芝境内），镇压罗刹女右肘；在洛扎建科塘寺镇压罗刹女左肘；在芒域建强真格结寺（在今吉隆县境内）镇压罗刹女右膝；在绛建扎顿孜寺（在今仲巴县境内）镇压罗刹女左膝。这四座是四大重镇寺。在康区建隆塘卓玛寺（在今四川德格县境内）镇压罗刹女右手掌；在门域建杰曲寺（在不丹境内）镇压罗刹女左手掌；在蔡仁健卓玛拉康，镇压罗刹女右足掌；在绛仓巴建伦努寺镇压罗刹女左足掌。这四座是四大镇肢寺。另有部分佛教史籍认为，镇边各寺又有支寺，并提到了修建穷结寺和在四面八方修建镇压地、水、火、风等九座寺庙的情况。”^②（图1）

如今，在西藏许多寺庙的壁画中以及各类史籍中，都可以看到反映吐蕃早期地形的《西藏镇魔图》。该图构思巧妙，细密的线条和丰富的色彩既描绘了高山、河流及谷地，又能使魔女的身躯、五官清晰地呈现出来。

由此可见，吐蕃王朝早期修建的这十多座寺庙（包括小昭寺）的选址都是受到汉地堪舆术的影响。时过境迁，当初罗刹女穴位上的寺庙，多数只能在文献里读到他们的名称，现今的具体位置及名称已很难考证，但无论如何，最初这十多座寺庙的建立反映了西藏历史上人们祈求天、地、人和谐一致的文化观念。

2.2 寺庙平面布局形式——受印度毗诃罗形式影响

大昭寺中心佛殿的第一、二两层是大昭寺现存最早的遗迹，建于松赞干布时期。

西藏建筑勘测设计院所编的《大昭寺》中绘制了唐朝时期觉康佛殿的原状示意图。觉康主殿建筑整体呈方斗形，平面为44.2m×44.2m见方。唐代时，觉康主殿为内院式外廊二层建筑，平屋顶，每层计有房十八间，佛殿小室与廊柱之间为通道，四面通道连结呈形廊道，此廊道也应出于原始设计，形廊道里侧便是佛殿的方形天井。第二层与第一层平面布局形式基本相同，只是在相当

于第一层殿门的位置也建成小室，而且四面各小室的后壁均开有小窗（图2）。

这种平面布局的形式是西藏寺庙与内地寺庙中的唯一特例，与它极为类似的是印度佛寺建筑中毗诃罗（僧房院）的布局形式。

“毗诃罗”是“Vihara”的音译，是僧侣生活的场所，也就是所谓的僧房或是僧院。毗诃罗的形制是一种方形小院，中央为庭，四面围建单间小室（图3）。毗诃罗有时用砖或石砌筑，但更多使用木头建造。一般认为毗诃罗是属于佛教特有的建筑物，也是在佛教建筑发展中最先出现的建筑物。印度佛教徒们将单纯的僧房，称为毗诃罗；集合食堂、讲堂、禅堂等功能于一处的僧房，称为“僧伽蓝”，进一步简化为“伽蓝”，或称为寺院群。在印度阿育王时期（公元前3世纪中），就建造过不少木结构的毗诃罗，但如今都已不复存在，只保留有一些遗址。在印度，僧侣依受戒先后居住在毗诃罗中，资格最长者称“上座”。寺中一切事务要由全体僧众共同决定，取得一致意见，方可办理。早在公元前2~1世纪出现的印度佛教石窟寺大都模仿地面建筑，主要的模仿对象就是毗诃罗式寺院，这样的石窟即称“毗诃罗窟”。

印度现存地面上的僧房院建筑已经极为罕见，但是可以从石窟寺和考古遗址的平面来观察，除了建筑四周小室的数量不同之外，皆与大昭寺的平面布局极其相似。觉康主殿的平面布局与印度毗诃罗平面布局的相似，证明了在大昭寺建立之初，受到了印度佛教建筑的深刻影响。

2.3 建筑装饰

（1）狮子形象——受印度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根本没有狮子，狮子只产于非洲和印度西北部。然而现实很奇怪，从来不产狮子的中国早在隋唐时期就大量出现了狮子的形象，先是寺庙门前立狮以驱魔护法，发展到后来，狮子几乎无处不在，上至皇宫官府下至街口宅院，无不立狮护佑。由于狮子最初产于非洲和印度西北部，所以，起源于古印度的佛教中出现狮子的形象是很自然的，狮子在印度很多宗教中都被视为圣物。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具体说就是随着文殊菩萨骑狮形象传入中国，狮子的形象也传入了中国（图4a）。同样，狮子的形象也随着佛教传入了西藏，成为藏民心目中高贵尊严的灵兽，也成为西藏寺庙建筑中一种宗教避邪的装饰元素。

在大昭寺觉康佛殿天井一周是出挑的一圈木质卧狮，用来承载内部出挑的檐椽。一圈卧狮中正中间的一个雕刻了人头的形象，其余各卧狮皆雕刻狮子的形象，各狮皆胸饰铃圈，下垂铜质圆镜一面。藏民为正中间的那个雕刻了人头的卧狮悬挂了洁白的哈达，表明西藏人民将狮子视为宗教中神圣的灵兽（图4b）。与山南一些寺庙相似，大昭寺

觉康佛殿高起的三、四层建筑的外墙四角，也安置了狮子的雕塑，用以镇压各方妖邪（图4 c）。

（2）门楣、柱子及托木形式——受印度、尼泊尔影响

大昭寺中心佛殿第一、二两层的殿门和部分小室室门的门框上雕刻了云气等，门额下面的券隅部分雕飞天。廊柱多成所谓金刚槩状，即将柱身装饰成断面形制不同的三段：下段断面为方形，各面浮雕莲轮或人物，其上缘雕连珠、束叶；中段断面为八角形，每面上下缘皆分二格，格内浮雕花饰。上段自下向上呈现出方形、八角、圆形、方形依次叠置的形状；方形块饰各面雕珍宝或花叶，八角块饰各面雕花饰，圆形块饰雕重层仰莲，柱头托木两侧端部浮雕飞天、动物或花草，正中则多雕人物。这些雕刻形象是西藏寺庙中所罕见的，其艺术来源也是印度、尼泊尔文化。

笔者于2009年2月份去尼泊尔参观调研。从宗教信仰方面来看，尼泊尔受到了印度的深刻影响，印度教和佛教在这里并行不悖、相互融合、共同发展，许多印度教寺庙和佛教寺庙都建在同一个地方。从地理位置来看，尼泊尔地处南亚和中亚之间，在中国的西藏和印度之间，决定了尼泊尔文化既有其民族特色，又不可避免地具有多重性。古老的巴德冈曾是从印度到尼泊尔、再到西藏的商业通道，因此这里的文化也就自然而然地受到多方面影响。传统的尼泊尔建筑，在门、窗、廊柱、栏杆、屋顶及廊顶的撑柱等部位都使用雕刻木件，而且都是人工雕刻。木门窗的雕刻最为繁复，无论门框、门边、门板，还是门楣、门顶，以及窗户的相应部位，都雕刻有各种图案，如神像、人物、动物、花形或构思十分精巧的几何图案等。笔者从巴德岗、帕坦、加德满都等尼泊尔古老的城市中找寻其精美的古建筑，确实发现了许多与大昭寺建筑装饰风格相似的地方（表1）。

（3）藻井内的太极图案——受汉地影响

大昭寺保存的吐蕃王朝时代的木雕藻井，中心木雕彩绘莲花，“更令人瞩目的是莲花的中心花蕊部位为太极图”^③。（图5）太极图是中原传统文化具有代表性的图形，有特殊的文化内涵，它体现了古代汉族人民的宇宙观。《易经》言：“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易经》在唐朝时期传入吐蕃，是最早被译成藏文的汉文典籍，吐蕃人称之为《博唐》，所以笔者猜测，吐蕃人民从《易经》中引用“太极”作为寺庙的彩绘图案。

2.4 建筑构件——受汉地影响

在对大昭寺后期的扩建和维修的过程中，汉地的木结构构件被大量应用。如觉康

表1 比较尼泊尔与大昭寺建筑细部

大昭寺细部照片	尼泊尔建筑细部照片	比较
		柱子——金刚槩状 大昭寺的柱子大致可划分为三段：下段断面为方形；中段断面为八角形；上段自下向上呈现出方形、八角、圆形、方形依次叠置的形状；方形块饰各面雕珍宝或花叶，八角块饰各面雕花饰，圆形块饰雕重层仰莲。 尼泊尔柱子造型与其极为相似。
		托木——曲线简洁 大昭寺早期的单层托木，形象简洁，多雕刻动物或人物造型。 尼泊尔的托木也如此。
		木质卧狮 大昭寺内殿托木枋椽之上是出挑的一圈木质卧狮。 尼泊尔建筑托木枋椽之上也有卧狮装饰。

表2 大昭寺多元化建筑特点

来源	时间	内容	相似点
受尼泊尔、印度等地的影响	公元7世纪始	平面布局形式——方形内院绕置小室	除了小室数目不同，其余布局皆与印度的毗诃罗相同
		梁、柱、门楣等构件的雕饰以及壁画等装饰艺术	与流行于6世纪的印度石窟的装饰相同
受汉地的影响	公元7世纪始	建筑选址	风水说和宗教说
		构架上增设的叉手、蜀柱以及斗拱、金顶等构件	与汉地建筑的构件相同
		壁画手法	与汉地的工笔画法相同
西藏特色	公元7世纪始	建筑立面处理——门窗、墙体、屋面的做法	与西藏本土建筑相同
		建筑色彩	



4a 文殊菩萨骑狮
4b 大昭寺觉康主殿内狮子
4c 大昭寺二层房顶层角坐狮

图4 西藏寺庙中的狮子形象



图5 大昭寺中太极图案的藻井



图6 中心佛殿构架



图7 大昭寺第三层佛殿屋顶

主殿释迦牟尼佛殿架起的两组构架，采用了叉手、蜀柱、斗拱等传统的汉地木结构构件（图6）。

中心佛殿第三层佛殿所用斗拱以及重檐歇山、歇山金顶等屋顶形制与等级差别，皆与内地明清时期流行的做法相似（图7）。

以上笔者所描绘的大昭寺早期建筑的形制和风格，都不是西藏的本土文化，而是随着佛教一同从汉地及印度传入吐蕃的外来文化，反映出该寺庙早期建筑的多元化特点（表2）。

资料来源：

图1：罗刹女地图取自《中华遗产》；

图2、图5：《大昭寺扩展项目》；

图3：《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图4a：Google；

表1-c：《大昭寺》；

其余图片为作者自摄。

注释

- (1) 吴健礼著. 漫话古代汉藏文化联系[M].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5：68。
- (2) 陈庆英，高淑芬主编. 西藏通史[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98。
- (3) 吴明娣著. 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D].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20-21。

参考文献

- 1 吴明娣. 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 2 陈庆英，高淑芬. 西藏通史.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 3 吴健礼. 漫话古代汉藏文化联系.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5。
- 4 西藏工业建筑勘测设计院. 大昭寺.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
- 5 宿白.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 6 柴焕波. 西藏艺术考古.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
- 7 张世文. 藏传佛教寺院艺术.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
- 8 陈立明，曹晓燕. 西藏民俗文化.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
- 9 汪永平. 拉萨建筑文化遗产.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 10 陈耀东. 中国藏族建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 11 萧默. 天竺建筑行纪.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第一作者 南京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
第二作者 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导

邮 编 210009
电子信箱 108726250@qq.com
收稿日期 2011 01 25